季羡林先生回乡记

马景瑞

我和季羡林先生是一个村的老乡,也是交往了多年的忘年交。

在我的印象中,季老除了夏天穿普通的白衬衫外,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蓝卡其布中山装,看上去,就像一位普普通通的“老农”、“老校工”。他在《衣着的款式》一文中也曾说:“在衣着方面,我是著名的顽固保守派。我有几套——套数不详——深蓝色卡其布的中山装。虽然衣长短不一,但是最年轻的也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了。”

1995年春节,从季老故乡赶来陪他过年的同宗孙子季孟祥到商店购买蓝卡其布,老人还不知道这种布料已有几年不生产了。孟祥跑遍了北京许多的百货商店,自然毫无所获。1996年春节前临去北京时,孟祥到我家说起此事,我老伴说:“记得咱家还有一块这种布料哩,我找出来给老人家捎着吧。”春节过后,孟祥从北京回到临清,告诉我:“老爷爷看见你捎给他的那块蓝卡其布,甭提多高兴了。再三嘱咐我,要我替他好好谢谢你,还让我给你带来了新近出版的《赋得永久的悔》这本书。”季老穿着朴素,为人朴厚,是一位布衣鸿儒。

季老在他的助手李玉洁女士、弟子高虹博士的陪同下,1997年10月9日回到故乡临清。李玉洁女士告诉我:“北大领导一再劝阻季先生,说年龄太大了,不要出远门了。可季先生执意要来,并说这次回故乡,主要是给父母扫墓。话说到这个份上,学校领导只好同意了。”

第二天,我们一行人陪着季老回故乡官庄扫墓。到了墓地,我想季老会在他父母坟前行三鞠躬之礼,谁知他竟以86岁高龄身躯,按照农村老式规矩在坟前行了三叩首的大礼,起来时,打了个趔趄,差点摔倒,我赶忙上前扶住了他。我看见他眼里盈满了泪水。季老的亲情、真情深深打动了我,我想起他在《寸草心·我的母亲》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:“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,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。我6岁离开母亲,以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,都是由于回家奔丧。最后一次是分离8年以后,又回家奔丧。这次奔的却是母亲的丧。回到老家,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,连遗容都没能见上。从此,人天永隔,连回忆里母亲的面影都变得迷离模糊,连在梦中都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。这样的梦,我生平不知已有过多少次。直到耄耋之年,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,总是老泪纵横,哭着醒来。”

季老极重感情,是一个性情中人。这次扫墓之后,记得季老曾说过,百年之后,要回故乡永远陪伴母亲。

大水和谐曲

姚祝英

盛夏高温又来了,在电视里看到发大水的镜头,不由令我想起四十年前上海发大水的情景。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初秋,新学期刚开始。白天还是暑气逼人,夜晚睡梦中却听得窗外狂风大作,暴雨哗哗直下,墙外落水管里“淙淙淙淙”的水声响了一整夜。

翌日晨起,但见大道上、小径旁,所有低洼不平处,雨水已积成水潭,此时,风仍然像汹涌澎湃的大海怒涛一样咆哮,雨仍然像白茫茫的水帘一样倾泻,平时浮光跃金的丽娃河波浪滔滔,河面不断扩大,很快溢上了堤岸,积水漫到了人的脚踝。

到了第三天清晨,往宿舍的门外一看,袒露在我们面前的是白花花的一大片水,学校周围农田里的积水,通过丽娃河正往校园里倒灌,房舍、路、桥和花草树木全都浸泡在水里,远远望去已分不清哪是河、哪是路。

下午,终于传来了校办的紧急通知:“由于校园积水严重,且有继续上涨的趋势,为安全起见,学校决定放假五天。”这真是:师大变“水大”,“水假”接着暑假。

当时,我因病住在河东康复病员的宿舍里。当晚,我一人早早地安歇了。第二天一早,就听得“咚咚咚”的敲门声。打开门一看,原来是我班的两位女同学。她们不放心我单独住在病房里,夜里黑咕隆咚无法过来,担心了一夜,所以一大早就拄着拖把柄涉水过来看我,要我立即搬离这“水漫金山”的病房。

我们互相搀扶着,踩着齐膝的水,一摇一晃地从校园的东头,走到西头地势稍高的外语系女生宿舍。女生宿舍前也是汪洋一片,积水已在最高一个台阶上晃荡。

时近中午,窗外忽然传来一阵“哗哗”的划水声,一条小船载着党委书记常溪萍等校领导,来看望我们留守在校的外地学生。看到领导们亲切的笑容,听着他们关切的话语,阵阵暖意涌上心头。下午,又有不少老师,或涉水或划船来宿舍表示慰问,使我们十分感动。

三天后,大水慢慢消退。我又回到病员宿舍。

那天,我和几位同学正趟水走过一座平房,拐角处突然响起“哗啦哗啦”的响声,溅起一串串水花。“有鱼!”几个同学迅疾从三面围追堵截,终于将一条五六斤重的大黑鱼逮住了。当天晚餐,我们病员食堂就餐的师生,每人多了一碗鲜美的黑鱼汤。过了一周左右,积水完全消失。晴天碧日下的校园恢复了她往日的勃勃生机。

丽娃河波平如镜,红墙绿树倒影其中,微风吹来,涟漪阵阵……

吴祥祯文并图

天雷公
地雷公
天地之间响雷声
上上下下团团转
两根竹竿一条绳

一盆脏水

刘放

这是一盆洗过衣服的水。准确地说,是洗衣最后一道工序的水,它就从洗衣机中流进了我提前准备的一个大大的塑料盆中。

洗衣的水,我还真不舍得轻率地失却了它。

于是,家中小胖子与他的老爸一起让几块抹布在盆中游泳,各捞起一块擦自己的书桌。打开书橱门,擦掉书橱隔板上的灰尘。还有,就是擦各自房间的地板,谁先又干净又快擦完,对方就称其一声师傅。

夏天父子比赛完,双双一身臭汗,莲蓬头下冲洗。

世人都只关心孩子的功课,不舍得孩子干活。说来也许有人不信,我家的小胖子,就是因为擦地板,书橱、书包、作业本也与地板一样干净了。这就是我从处理一盆脏水中,得到了意外的收获。

盆中的水,是比原来更脏了,但我没有看见它丝毫的不悦,相反,我看到的是充实和慈祥。

但脏水一盆,最后还是从我们家的抽水马桶冲走了,留下的,是家中的洁净愉悦,还有主人同样的心境。

我认为,让孩子从小懂得了节水对人类的重要性。

无话可说

王明华

国足此次出征亚洲杯,运气真好。一是小组赛中避开了日本、韩国强队;二是一揭幕就大胜马来西亚弱队,又侥幸平了伊朗队;三是国人对吉隆坡气温还适应,而对手乌兹别克队就有点难熬了;四是屡战屡败的朱教头依然信心十足,谢主席又亲临现场鼓劲,搬出“武松打虎”来激励国足队员;五是打平就能出线。这一切的一切,胜利的砝码对中国队是何等有利!

但比赛的结果是0:3惨败,输得体无完肤。这是中国足球27年来第一次在亚洲杯小组赛上未能出线,这不仅让不远万里赶去助威的热情球迷欲哭无泪,也再次大大伤了国内千千万万铁杆球迷的心。

对这支“朱家军”出征,我一开始就不看好。技不如人是显而易见的,而教头与队员过分的张扬与自负及媒体的极力叫好,也让我更加不放心。以实力而言,伊朗队远在国足之上,乌兹别克队的排名也在中国队之前,但国足胜了马来西亚队之后,骄傲狂妄情绪大大高涨,在与伊朗队交手之中,意外先赢两球,而在下半场完全被对手压着打,可不少媒体却对此视而不见,还为国足没有拿下伊朗队大抱遗憾,真是让人看不懂了。

朱广沪至今不肯下课,还把输球原因归结于两大主力停赛。这显然是缺乏自知之明。郑智、李玮峰领红牌,咎由自取。中国队毫无理智的踢法终于是自食其果。请看看国足们的踢球吧,小动作之多,作风浮躁,踢法野蛮,早已令人摇头。国足的小兄弟国奥队也是如此,在欧洲和最近的邀请赛上,把对手猛铲倒地,用肘子暗中伤人的小动作,甚至大打出手,更让人看得好生惭愧。感谢中央电视台把这一幕幕录下来重播,让我们领教了中国足球毫无章法而丢尽脸面的“球技”,输球又输人,这一幕不知谢掌门看在眼里还能故作风雅地吟诗吗?

这次国足虽未能进入亚洲八强,但总算坐稳了亚洲三流球队的位置。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世人有目共睹的,那么足球改革呢?还要让我们耐心再耐心等待下去吗?期待这支队伍慢慢地、慢慢地进步吗?我是无话可说。

今宵灯谜

陶宽汝

希望异地取款

(四字称谓)

昨日谜面:宝二爷焚祭《芙蓉诔》

(三字收藏用语)

谜底:玉文化(注:别解为“宝玉焚化祭文”)

笑口常开石一凤

李永钧

尽管听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这部书,已经滚瓜烂熟了,但我还是喜欢听。记得前几年东视戏曲频道播放严雪亭先生弟子石一凤弹唱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时,整整50回书,我一回也没有漏下。石一凤台风斯文儒雅,嗓音条件虽不太好,但他的说书,和张鉴庭的高昂激扬恰恰相反,音调不高,每个字都能清晰地送到你的耳朵里。说表稳重简练,条理清澈分明。说到堂面书,交待清清楚楚,摆得四平八稳。起的每一个角色,重在音色音调区分,听他的书,你闭着眼睛听,各色人等,在你脑海里,分辨得明明白白。他描写景状,也会让你闭着眼睛感到历历在目,如身临其境。他唱“严调”不求形似,但却神似,他的唱腔旋律朴直,口齿清晰。听上去既简朴又实在。

我与石一凤接触也就是最近一二年的事,去年退休以后,我经常泡评弹票房,几乎在各个场子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石一凤先生,有74岁了,戴一副深度眼镜。身材不高,慈善和气,为人忠厚。他一眼给人的感觉是,豁达开朗、笑口常开。他的名气不一定很大,但老听众都很熟悉。我每次见到他,他总是一个人坐在一个不起眼的位子。我发觉他在别人上台唱时,从不与别人交头接耳,总是很静心地听完各人的唱,不管这个人唱得怎么样,他总是报以掌声。当主持人邀请他上台说唱一段时,他也很爽快地答应,从没有那种做作的假客气。而每次上台,听到大家的笑声与掌声,你就可以辨别出听众喜欢他的程度。

石一凤告诉我,他早年是“和平社”票友,后辗转于各私人电台弹唱开篇,因其酷爱评弹艺术,投于严雪亭门下。作为上海先锋评弹团演员,石一凤长期与其妻乔绿畦拼档,说《杨乃武》《情探》《四进士》《皇甫吟》等书。1973年进入上海市静安区一学校从教,直至1993年退休。在退休后的十多年里,石一凤没有闲着,与评弹结下不解之缘。2002年5月,为纪念评弹表演艺术家严雪亭逝世20周年,苏、浙、沪老中青三代知名评弹演员联手在逸夫舞台推出专场演出,作为严雪亭先生弟子,石一凤也参加了演出并获得好评。生活中的石一凤从不摆名家架子,平易近人,义务为评弹培养了许多评弹爱好者,而且教的学生个个都很有才华。如今在票房里善唱严调的名票韩念祖、王齐福等都曾得到过他的点拨呢。

发榜时的话题

高国春

高考揭榜了,不少学子考上了中意的大学,家长们正准备为孩子祝贺一番。应当说,经过十多年的努力,好不容易金榜题名,祝贺一下可以理解,答谢一下老师、亲朋好友的关心帮助也在情理之中。只要不过分渲染,不铺张浪费,无可厚非。

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:二〇〇六年,福建省晋江市养正中学的黄河同学,考出了六百七十一的高分,成为该市高考理科状元,被清华大学录取。全家人万分高兴,决定拿出二十五万元摆酒宴庆祝。黄河同学理解父母的心情,他感谢父母的心意之后问父母,这样花钱值得吗?并说有些同学考上大学后正为缺钱上学而发愁呢。他说服了父母,全家商定,把这笔钱拿出来,用于捐给贫困家庭,其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吃喝一番。更何况,孩子考上大学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,此时家长的言行对孩子今后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奢而为之,未必有利。助学帮困。黄河的父母最后作出的捐献决定,是对儿子爱心的肯定与支持,是深明大义的体现——自己富裕了,应该对社会作点贡献。

我们中国有个习惯,每遇喜事往往要设宴庆祝一番,而且有人认为越上档次、花钱越多越有面子。其实,凡事都要考虑有无必要,都要掌握好一个度。二十五万元钱如果用于吃喝,宴席散后随着时间的流逝,人们也将淡忘;相反,将钱捐给学校、

七夕会 赏心乐事

纸上“耕耘”做盆景

周南

我对艺术的挚爱,源于家庭的熏陶。祖父周瘦鹃是我国著名文学家、翻译家和园艺家,他晚年创作的盆景艺术陶冶着我的心灵,也影响着我对艺术的追求。我自上海工艺美校毕业后,一直进行着广泛探索,从水墨到丙烯;从石膏浮雕到立德粉装饰画。

后来我到一家杂志社编辑部任职,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林林总总的工艺美术门类,如剪纸、面塑、刺绣、灯彩、工艺雕刻等,其中我对造型简练、形式独特的剪纸艺术情有独钟。祖父生前侍弄盆景独具颖悟,由此我得到启发,决意在纸上“耕耘”祖父的盆景。

记得在十多年前,非常流行用“即时贴”(一种美工材料)作店招、会展布置的装饰。我用“即时贴”做成几幅盆景花卉剪纸作品时,其中一幅“鹤舞”便是根据祖父的盆景原型创作的,我将盆和树桩处理成剪影,那细如游丝的枝条和一朵朵白色梅花相映成趣,另外还有“天竹”、“古木春”、“藤之舞”等都以不同的造型和色彩基调,塑造出各异的神韵。由此作为1995年在苏州市纪念祖父百岁诞辰的活动之一,“纪念周瘦鹃诞辰100周年·周南即时贴作品展”展出后获得了赞誉,使我增强对艺术探索的信心。

上海图书馆新馆落成开幕时,日本画家宫田雅之把中国的剪纸艺术同日本的绘画艺术巧妙结合,创作出一种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视觉形象——“刀势画”。受此启发,我在原来剪贴的基础上,运用喷绘、拓染等手法,在用纸上还采用了棉纸、宣纸等其他纸质材料,并吸收了马蒂斯、吴冠中等中外大师的艺术养料,这使我的作品拓展出一片新天地。新作在上海新世纪画廊展出后,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肯定。著名国画、剪纸艺术家林曦明观展后欣然题词:“现代意识,创新精神”,我也成了林先生的嫡传弟子,为我今后的创作指明了方向。

经过十多年的纸上“耕耘”,我的创作终于得以收获。近年,我作品曾多次参加各种公开展览,并先后在苏州、香港、上海等地举办个展。目前,我的创作从具象逐渐趋向意象,其表现手法亦多,有出新和拓展。作品意境愈见深沉、装饰性愈益强烈。代表作品有“莲系列”、“树系列”、“山水系列”等,我在这些系列作品中,利用纸的皱纹肌理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莲花的自然形态、树杆的表皮质感与树叶的筋脉。在“山水系列”中,运用半抽象的手法,使画面呈现出如山似水的意境,我借鉴祖父盆景的艺术造型,经过色彩渲染后,使作品具有浮雕和油画般的厚重感。

对于我的作品,有人称之为“剪纸”、“剪画”;也有人谓其为“纸艺”。但我知道,这“纸艺”的收获,渗透了我祖父盆景艺术对我的启迪。因为艺术的道路是相通的。